

黄昏恋的坎,从来不是“爱不爱”

近日,《科学》联合调查披露,一名6岁CHD3基因突变罕见病患儿,在接受定制化碱基编辑实验性治疗后死亡,事件暴露出前沿生命医学探索的严重伦理漏洞。该研究在猕猴毒理报告显示肝、肾损伤的风险信号后,仍推进临床治疗。

事件直指三大核心问题:伦理委员会在动物安全数据未完备时仓促批件,未建立风险出现后的二次审查机制;研究者明知中枢神经系统碱基编辑仅停留在小鼠验证阶段,仍跨越科学认知缺口直接开展人体试验;部分前沿科学家将自身定位为“希望制造者”,借罕见病患者的迫切期待放大技术收益,把伦理约束异化为走流程的形式要求。前沿生命医学探索绝不能以受试者的生命安全为代价,必须筑牢伦理刹车,守住科学严谨与受试者权益的双重底线。

周虹

把理说开 把情留住
上好退休婚姻“第一课”

退休这道坎,是许多中老年婚姻绕不开的小考验。我和先生前后相隔一年退休,头一年他主内、我主外,各自的生活节奏还被工作和社交圈托着,共处时间少,摩擦的机会也少。直到我正式退休,两个人从清晨睁眼到深夜入眠,24小时黏在同一屋檐下,锅碗瓢盆的磕碰次数也变得多了。

有天清晨,他五点多出门晨练打拳,顺路从早市买回了菜和几块油炸糕,忙活半天把早饭端上了桌。我刚起床坐下,看着那块高油高糖的油炸糕,出于关心随口问了句“这个好吃吗”,他没应声。我又问鸡蛋怎么没吃,他依旧埋着头吃饭,只丢来一句“吃饭少说话”。

我的善意,瞬间就蹿成了火气。我觉得夫妻过日子,连一句日常问话都得不到回应,实在是太生分;他却觉得大清早连轴转了几个小时,只想安安静静吃口热饭,还要被接连追问,半点喘息的空间都没有。话赶话之间,我俩从几块油炸糕,扯出了过往几十年里各自的付出,好好的一顿早饭,吃得满屋子都是僵住的情绪。

从前总听人说“家是讲情的地方,不是讲理的地方”,可那天我偏要把理掰扯清楚:夫妻之间的回应,从来不是多余的打扰,是几十年相伴养出来的默契,是最基础的在意。等他的火气慢慢消下去,低着头不再争辩,我知道他不是拗不过道理,而是念着这么多年的情分,态度放软了。我也温柔地劝他把剩下的饭吃完,他嘴上却吐槽“都吃饱了”,脸上却先绷不住笑了。

以前在职时,白天各忙各的,只有早晚的片刻相处,很多小情绪都被工作的疲惫掩盖了过去。退休后所有的时间都共处一个屋檐下,那些藏了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差异,一下子全暴露了出来。可我们这代人的婚姻,大半辈子都是靠着互相体谅走过来,哪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。

后来我慢慢明白,从来没有绝对只讲情或者只讲理的婚姻。只讲情,容易把本该说开的小隔阂攒成解不开的疙瘩;只讲理,又会把朝夕相伴的爱人处成冷冰冰的辩手。真正舒服的相处,是把道理裹在情分里:先把彼此的需求说透,不憋着误会生闷气,再用大半辈子攒下来的温柔,兜住对方没说出口的疲惫。

退休后的日子很长,哪有什么天生合适的两个人,不过是一边在小事上“把理说开”,一边在相处上“把情留住”,一粥一饭的细碎里,慢慢把日子过成舒服的模样。

清晨6点半,在青岛某公园的一处梧桐树下,有一支合唱团的排练声准时飘出来。65岁的陈桂兰其实一直是这里的积极分子,但这段时间,她刻意避开合唱团,转而报名了一家老年大学的歌唱班。原本,这里是她退休后最盼着来的地方,现在却成了让她进退两难的“尴尬地”。

1 合唱团里的心动,来得猝不及防

陈桂兰三年前丧偶,独生女定居在杭州,退休后的日子闲来无事,怕自己闷出病,她报了家附近公园的合唱团。这是她给自己找的“后半生的乐子”。第一次注意到老周,是在一次分声部排练里。陈桂兰唱女中音,70岁的老周站在她斜后方的男高音区。见了几次面,两人慢慢熟了,

才知道彼此都是单身:老周的老伴走了快六年,儿子已经结婚,不用他操心。

老周主动表白那天,是在公园的梧桐树下,“我观察你一段时间了,我就想找个能一起唱歌、一起聊天的伴,后半辈子搭伙过,你看行不行?”陈桂兰当时心跳得厉害,笑了笑没有拒绝。她觉

得自己这把年纪,还能遇上一份心动,实在是太幸运了。她原本计划着,接下来,要慢慢跟老周处对象,聊聊所有现实问题:两边孩子对重组家庭的态度、各自退休工资的支配方式、以后生病陪护的安排等这些细碎的事,她都在心里列了个小清单。

2 第二天就“越界”,打碎了期待

让陈桂兰没料到的是,老周表白后的第二天就突然提出让她搬过去住,一看就是想直接推进到更亲密的两性关系中。“我们都这个年纪了,还讲究那些虚的干什么?”老周当时的话,让陈桂兰当场就僵住了。

后来她才听别人说,老周之前在别的老年交友群里认识过几个伴,有的见了两三面就在一起了,在他眼里,“老年人谈恋爱,没必要像年轻人那样磨磨唧唧,合适就先住到一起试试,不合适了就搬

走”。可陈桂兰没法接受这个逻辑。所以就直接拒绝了老周。不料,这让老周觉得伤自尊了,情急之下,老周甚至说出了“我是看得起你,才让你搬过来的。”这句话让陈桂兰更不敢再与老周继续处了。

她不是保守到完全排斥亲密关系的人,但在她的观念里,哪怕是老年人谈恋爱,也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:先牵手,再一起逛几次街,慢慢确定彼此是真的想把后半辈子托付给对方,至少要认认真真相处几个月,才有可能真正进

入亲密关系。

陈桂兰最近刷手机的时候,好几次刷到科普视频,说近些年老年人群的艾滋病确诊率逐年上升,很多单身老人因为缺乏防护意识,加上对快速的亲密关系没有戒备,不小心染上病,后半辈子的安稳全毁了。

她本来想找的是一份稳稳当当的陪伴,不是一场赌上健康和脸面的冒险。那天她拒绝了老周后,去合唱团的次数也少了,偶尔两个人见了面也会感到尴尬。

3 黄昏恋的坎,从来不是“爱不爱”

陈桂兰的困境,不是个例。在如今的老年社交圈里,公园合唱团、老年大学、广场舞队、社区兴趣班,成了很多单身老人找伴的场景,可热闹的社交背后,藏着很多像她和老周这样的观念鸿沟。

在不少单身老人的观念里,黄昏恋就该“直奔主

题”:都一把年纪了,没时间像年轻人那样花前月下,合适就赶紧住到一起,搭伙过日子。可像陈桂兰这样的老人,守着一辈子传下来的婚恋观,觉得越是到了晚年,越是要对自己负责,感情要慢慢处,人品要慢慢看,亲密关系绝对不能潦草。更让她在

意的是,快速推进的亲密关系里,藏着太多看不见的风险:不仅是疾病的隐患,还有财产的纠纷、子女的矛盾,一旦关系处理得不清不楚,本来想找个伴安度晚年,最后反倒把平静的生活搅得鸡犬不宁。(文中姓名为化名)

记者 王丽洁

寻伴

陈女士,丧偶,77岁,大专学历,情趣高雅,上得厅堂下得厨房,退休工资6000余元,杭州有房独居。寻愿意来杭定居,身体健康年龄合适的高知单身男士,结伴共度余生。联系电话:13868075705